



# 童 年

(苏联) 高尔基 著

# 童 年

[苏联] 高尔基著

刘辽逸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М. ГОРЬКИЙ  
ДЕТСТВО

---

据 М. ГОРЬКИЙ,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
В 30 ТОМАХ, ТОМ 13 (ГОСЛИТГИЗДАТ, МОСКВА, 1951)  
译出。

童 年  
Tong Nian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176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8 插页2

1956年4月北京第1版

1988年5月北京第2版

1988年5月北京第10次印刷

印数 346,701—380,980

---

ISBN 7-02-000286-2/1·287

定价 2.15 元

## 出版说明

《童年》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。

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，高尔基就有撰写传记体作品的念头。在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〇年间，列宁到高尔基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寓所作客，高尔基不止一次地向他讲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。有一次，列宁对高尔基说：“您应当把一切都写出来，老朋友，一定要写出来！这一切都是富有极好的教育意义的，极好的！”高尔基说：“将来有一天，我写出来……”不久，他实现了这个诺言。

高尔基在这本书中真实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典型的特征，特别是绘出了一幅俄国小市民阶层风俗人情的真实生动的图画。它不但揭示了那些“铅样沉重的丑事”，还描绘了作者周围的许多优秀的普通人物，其中外祖母的形象更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光辉、最富有诗意的形象之一。是这些普通人给了幼小的高尔基良好的影响，使他养成不向丑恶现象屈膝的性格，锻炼成坚强而善良的人。

《童年》写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间。最初于一九一三年八月至次年一月陆续发表在《俄罗斯言论报》上。一九一四年首先在柏林出版单行本。中译本译自《高尔基三十卷集》第十三卷，一九五六年初次出版。本书根据我社《高尔基文集》第十五卷印制。

给

我的

儿子



—

在幽暗的小屋里，我父亲躺在窗下地板上，他穿着白衣裳，身子伸得老长老长的；他的光脚板的脚趾头，奇怪地张开着，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，手指也是弯的；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，象两枚圆圆的黑铜钱，他的和善的面孔发黑，难看地呲着牙吓唬我。

母亲跪在那里，上身没穿衣裳，下半身围着红裙子。她用那把我爱拿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，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从前额梳到后脑勺；母亲老是自言自语，声音粗重而且沙哑，她的灰色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，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滚。

外祖母拉着我的手。她长得圆圆的，头大眼睛也大，松软的鼻子挺可笑；她穿一身黑衣裳，整个人都是柔软的，好玩极了；她也哭，哭得挺别致，仿佛挺熟练地伴随着母亲哭，浑身发抖，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；我躲在她背后，死撑着不愿去；我又害怕又觉得怪别扭的。

我从未见过大人哭，也不明白外祖母再三地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；

“跟爸爸告别吧，你再也看不见他了，亲爱的孩子，他不到年纪，不到时候就死了……”

我得过一场大病。才刚下地。我病着的时候记得很清楚：父亲高高兴兴地看护我，可是后来，他忽然不见了，却换了一个奇

怪的人——外祖母来看护我。①

“你从哪儿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她回答：

“从上边，从尼日尼②来的，不是走来的，是坐船来的，在水上不能走，小鬼！”

这真可笑，使人摸不着头脑，因为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，地下室住着一个黄脸的加尔梅克③老头子，是贩卖羊皮的；沿着楼梯，可以骑着栏杆溜下去，要是摔倒了，就翻着筋头往下滚，——这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。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？一切都乱套了，都糊涂得令人好笑。

“为什么我是小鬼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，”她也笑着说。

她讲起话来又亲切，又快乐，又流利。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和她要好了，现在我希望她快点领我离开这间屋子。

母亲使我感到压抑；她的眼泪和号哭都在我心里引起新奇的、不安的感觉。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，——她一向态度很严厉，很少说话；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，平平贴贴的，她的个子高高大大，象一匹马；她有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和两只劲头极大的手。可是现在，不知为什么，她全身都膨胀起来，弄得乱七八糟，看去令人怪不舒服的，衣服也全撕得破破烂烂的；头发本来梳得很齐整，象一顶光亮的大帽子，现在披散到赤裸的肩膀

---

① 阿廖沙·彼什科夫(即高尔基)三岁(1871年)在阿斯特拉罕患霍乱，他父亲马克西姆看护他，不幸染病身亡。

② 尼日尼是尼日尼·诺夫戈罗德(今高尔基市)的简称；俄语“尼日尼”是“下面”的意思，所以小孩子误会他外祖母是说从下面来的。

③ 加尔梅克是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。



上，耷拉到脸上，编辫子的那半头发，来回摆动着，触动睡着了父亲的脸。我已经在屋里站了很久，可是她连一眼也不看我，她老是梳父亲的头发，不断地号啕大哭，眼泪扑簌簌地直流。

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头看看。警察气哼哼地叫了一声：

“快点收拾！”

窗户是用黑披肩遮着的；披肩给吹得象船帆似的鼓起来。有一次，父亲带我划帆船，忽然霹雳一声雷响，父亲笑起来，膝头紧紧夹着我，大声说：

“没关系，不要怕，‘大葱头’①！”

母亲忽然从地板上费劲地挺身站起，马上又坐下去，仰面倒下去，头发铺散在地板上。她紧闭着两眼，刷白的面孔变青了。她象父亲那样呲着牙，声音可怕地说：

“把门关上……阿列克谢，滚出去！”

外祖母推开了我，跑到门口喊道：

“亲爱的人们，不要怕，不要管她，为了基督，请你们走开吧！这不是霍乱症，是生孩子，请原谅，好人们！”

我跑到黑暗的角落里，躲到箱子后面，从那里看母亲在地上打滚，呻吟，牙齿咬得格格地响，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，亲切地、快乐地说：

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，瓦留莎，忍住点儿！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吓坏了。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团，碰他，唉声叹气，喊叫，可是他一动不动，仿佛还在笑呢。她们在地板上忙

---

① 父亲对阿列克谢的亲热的称呼。

了很久。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去。外祖母象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，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；后来，忽然在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哭了。

“荣耀归于主！”外祖母说。“是个男孩！”

说罢她点上了蜡烛。

我大概是在墙角睡着了，以后的事全记不得了。

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，是雨天，坟场荒凉的一角。我站在溜滑的粘土小丘上，看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坑里；坑底全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其中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。

在坟旁边，有我，有外祖母，有浑身淋湿了的警察，还有两个手拿铁锹的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温暖的雨点象细碎的玻璃珠子，不停地洒在大家身上。

“埋吧，”警察往一旁走开，说道。

外祖母哭了，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。两个乡下人躬着腰急忙往坟坑里撒土，打得水啪哧啪哧地响；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，开始往穴壁上爬，但是土块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。

“走吧，廖尼亚<sup>①</sup>，”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。我从她手里挣脱了，我不想离开。

“你真是的，主啊，”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主，她低着头，默默地在那里站了很久。墓穴都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里不动。

两个乡下人嘟嘟地用铁锹平地。刮起一阵大风，把雨刮跑了。外祖母搀着我的手，领我穿过许许多多发黑的十字架，向老远老远的教堂里走去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也是阿列克谢的爱称。

“你怎么不哭啊？”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，她问我。“应当哭一场！”

“我不想哭，”我说。

“不想哭，那就不要哭好了，”她悄悄地说。

很奇怪：我很少哭，即使哭，也是因为受了气，不是因为疼。父亲常常笑我流泪，母亲也总是吵我：

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，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在宽宽的很龌龊的街道上走，街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屋；我问外祖母：

“那两只青蛙爬不出来吧？”

“爬不出来了，”她回答。“不要紧，有上帝保佑它们呢！”

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这么亲热，这么频繁地念叨着上帝。

过了几天，我、外祖母和母亲，搭上了轮船，坐在小小的船舱里；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包着白布，外面缠着红带子，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，从那又圆又鼓、象马眼睛的小窗户往外眺望；在潮湿的窗外，泛起泡沫的混浊的水不断地流，时常飞溅起来，舐着窗户玻璃。我就不由得跳到地上。

“不要怕，”外祖母说，她两只软绵绵的手轻轻地抱起我，又把我放到包袱上。

水面上是灰濛濛的湿雾，远方是黑色的土地，接着它又消失在雾里和水里了。周围的一切在颤动，只有母亲把两手放到脑后，倚着船壁僵直地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她的面孔阴暗，铁青，瞎子一般，她两眼紧闭，老是一声不响，人完全变样了，变成了一个新

的人，连她穿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低声对她说：

“瓦里娅<sup>①</sup>，我说，你最好吃点东西，少吃一点，好不好？”

她沉默着，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和我说话时，轻声细语，和母亲说话时，声音高一点，但不知为什么很小心，胆怯，而且话不多。我觉得她怕母亲。我看出这一点，这使我对外祖母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，”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。“那个水手呢？”

连她说的话也很奇怪，令人听不懂：萨拉托夫，水手。

进来一个宽肩膀、白头发的人，穿着一身蓝衣裳，拿来一个小匣子。外祖母接过小匣子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到里面，装好后，外祖母伸直胳膊托着小匣子向门口走去，但是她太胖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，她停在门口，可笑地不知所措。

“看你，妈妈！”母亲叫了一声，从她手里夺过棺材，于是她们俩不见了，我还留在舱里，仔细地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。

“怎么样，小弟弟死了吧？”他弯下身来对我说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是水手。”

“萨拉托夫是谁啊？”

“是城市。你往窗外看，那不是！”

土地在窗外移动着；黑暗而陡峭的土地雾气腾腾的，象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片面包。

“外婆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埋外孙子去了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阿列克谢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。

“把他埋到地底下吗？”

“不埋到地底下埋到哪儿？”

我讲给水手听，埋父亲的时候，活埋了两只青蛙。他抱起我，搂紧我亲了亲。

“唉，小弟弟，你还不懂事呢！”他说。“用不着可怜青蛙，不要管它们！你可怜可怜妈妈吧，你看她难过得成了什么样子！”

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呜呜地响了。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拉笛，所以不害怕。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下，拔腿就往外跑，一面还说：

“要快跑！”

我也想跟着跑。我走到门外。在半明半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没有。离门不远，楼梯上的镶铜闪着光。我往上一看，看见一些人背着背袋、提着包袱。很显然，大家都要下轮船了，那我也应当下轮船。

可是，当我和一群男子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面，大家都对我嚷起来：

“这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有老长时候，人们挤我，扯我，摸我。最后，那个头发斑白的水手来了，抱起我，解释说：

“这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，从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他抱着我跑到舱里，把我往行李上一丢，就走了，一面指着我怕唬说：

“再动我就打你了！”

我头顶上的吵闹声渐渐地静了，轮船已经不在水上噗噗地响，也不打颤了。舱里的窗户给挡上了一堵潮湿的墙；变得又黑

又闷，包袱好象胀大了，挤得我难过，一切都变得不好了。也许，我就这样永远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轮船上吧？

我走到门跟前。门开不开，铜门把拧不动。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，使大劲儿朝铜把打过去。瓶子碎了，牛奶溅了我满腿，流进了靴筒里。

我因遭到失败而感到懊丧，便躺到包袱上，悄悄地哭起来，哭着哭着，噙着泪水就睡着了。

我醒来时，轮船又颤动着噗噗地响了。船舱的窗户明晃晃的，象一个太阳。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，皱着眉头，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。她的头发多得出奇，密密地盖着两肩、胸脯、两膝，一直垂到地上，乌黑乌黑的，泛着蓝光。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兜起来提着，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络里；她的嘴唇歪扭着，黑眼珠儿闪耀着气愤的光芒，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。

她今天样子很凶，但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这样长的时候，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而柔和的腔调说：

“看来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上帝说：给你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！年轻的时候，我夸耀过这一把马鬃，到老来，我可诅咒它了。你睡吧！还早着呢，——太阳睡了一夜刚起来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！”

“不想睡就不睡好了，”她马上表示同意，一面编辫子，一面往沙发那边瞧，母亲就在沙发上躺着，脸朝上，身子直得象一根弦。“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破了？你小点声说！”

外祖母说话好似在用心地唱歌，字字句句都象鲜花那样温柔，鲜艳和丰润，一下子就牢牢地打进我的记忆里。她微笑的时候，那黑得象黑樱桃的眼珠儿睁得圆圆的，闪出一种难以形容的

愉快光芒，在笑容里，快活地露出坚固的雪白的牙齿，虽然黑黑的两颊有许多皱纹，但整个面孔仍然显得年轻，明朗。但这面孔却被松软的鼻子、胀大了的鼻孔和红鼻尖儿给弄坏了。她从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里嗅烟草。她的衣服全是黑的，但通过她的眼睛，从她内心却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、快乐的、温暖的光芒。她腰弯得几乎成为驼背，肥肥胖胖，可是举动却象一只大猫似的轻快而敏捷，并且柔软得也象这个可爱的动物。

在她没来以前，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，但她一出现，就把我叫醒了，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，用一根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连结起来，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，她马上成为我终生的朋友，成为最知心的人，成为我最了解、最珍贵的人，——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，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的。

四十年前，轮船走得很慢；我们坐了好多天的船才到尼日尼，我清楚地记得最初的几天是多么美。

天气变好了，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都呆在甲板上，头上是明净的天空，伏尔加两岸被秋天镀上一层金，又缝上了绸缎。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徐徐地、懒懒地拍打着瓦蓝色的水，发出隆隆的声音，船尾用一条长长的牵引索拖着一只驳船。驳船是灰色的，样子象一只土鳖。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静悄悄地浮动着；周围的景致时时刻刻变换着，时时刻刻都是新的。翠绿的山好似大地的富丽衣服的华美褶儿。沿岸有城市和乡村，远远看去宛如一块块的甜点心。水面上漂着金黄色的秋叶。

“你瞧，多么好啊！”外祖母不断地这样说，一会儿跑到船这边，一会儿跑到船那边，她容光焕发，高兴得睁大了眼睛。

她常常对着河岸出神，把我也给忘了；她站在船边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微微笑着，一声不响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拉拉她的挑花的黑裙子。

“啊？”她抖擞了一下。“我仿佛在打瞌睡，做了一个梦似的。”

“你哭什么？”

“亲爱的，我哭是因为快乐，因为年老，”她微笑着说。“我已经老了，你知道吧，我的岁月过了六十整了。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一些珍奇的故事：讲慈善的强盗，讲圣人，讲各种怪兽和妖魔。

她讲童话故事的时候，声音很低，很神秘，她俯下身子凑近我的脸，睁大了眼珠儿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，就仿佛往我心里灌输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。她说话象唱歌似的，越说越流畅。听她说话使人有说不出的愉快。我每次听完以后，总是要求：

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再讲一个：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底下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掌儿，他摇来晃去的，哼哼吱吱地叫：‘哎哟，小老鼠，疼啊，哎哟，小老鼠，我受不了啊！’”

外祖母抬起一只脚，两手握着它，悬空摆来摆去，可笑地装出一副苦脸，仿佛她自己感觉疼痛似的。

水手们（一群长胡子的和蔼的男人）站成一圈儿，他们一面听，一面笑，夸奖外祖母，也要求说：

“老太太，再讲一个吧！”

然后他们都说：

“走，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！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，请我吃西瓜和香瓜。这都是偷偷地做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人禁止吃瓜果，他会把



瓜果夺走扔到河里的。他穿得很象警察，制服上钉有铜扣子，整天价醉醺醺的，人们都躲开他。

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，总是躲开我们。她始终沉默着。她身躯高大，挺直，面孔发黑，铁似的冷静，粗大的浅色辫发象王冠似的盘在头上；她全身结实而有力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总觉得有一层雾或者透亮的云包围着她，她那对跟外祖母一样大的灰色的眼睛，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。

有一次她严厉地说：

“人家笑您呢，妈妈！”

“管他们呢！”外祖母满不在乎地回答。“让他们笑去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！”

我记得，外祖母一看见尼日尼，就高兴得象小孩子似的。她拉着我的手，推着我走到船舷旁边，大声地说：

“你瞧，你瞧，多么好看！那就是尼日尼，我的天啊！瞧它，简直象神仙住的地方！你再瞧那教堂，活象在空中飞翔似的！”

她几乎哭了出来，央求我母亲说：

“瓦留莎，你倒是看一看啊，嗯？大约你把这些地方都忘了吧？高兴高兴吧！”

母亲阴沉地笑了笑。

轮船停在美丽的城对面河心当中，河上挤满了船只，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。一只满载着人的大船向轮船靠拢来，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，人们一个个地从那只大船上走上甲板。有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在最前头飞快走着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服，胡子是赤金色的，有着一个鸟嘴鼻子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叫了一声，就扑到他的怀里，他抱着她的头，急忙用那通红的小手抚摸着她的两腮，声音尖厉